



文藝叢刊乙集

紅樓夢本事辨證

壽鵬飛著

文藝叢刊乙集
紅樓夢本事辨證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壽鵬飛

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

發行者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

Belles-Lettres Series
STUDY ON HONG LA MON

By

SHOU PENY FEI

1st ed., June, 1927

2nd ed., June, 1928

Price : \$0.2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All Rights Reserved

序

余所草石頭記索隱，雖注重於金陵十二釵所影之本人，而於當時大事，亦認爲記中有特別影寫之例。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，卽黛玉死而寶玉爲僧之本事。允禩被喇嘛用術魘魔，卽嫂叔逢魘魔之本事。亦嘗分條舉出。惟不以全書爲專演此兩事之一而已。王夢阮沈瓶广二君所著之紅樓夢索隱，以全書爲演董妃與世祖事，已出版十五年矣。同鄉壽渠林先生新著紅樓夢本事辨證，則以此書爲專演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之事；雖與余所見不盡同，然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。此類考據，本不易卽有定論；各尊所聞，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，方以多歧爲貴，不取苟同也。先生不贊成胡適之君以此書爲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說，余所贊同。以增刪五次之曹雪芹，爲非曹霑而卽著四焉齋集之曹一士，尤爲創聞，甚有繼續研討之價值。因從惠付印，以公同好。十五年六月三十日蔡元培

紅樓夢本事辨證

會稽壽鵬飛渠林甫述

二十年前。卽聞吾鄉蔡子民先生。有石頭記索隱之作。每恨未覩。辛亥之冬。先生由柏林返國。道出大連。航海南下。適余由溇陽避難。同舟赴滬。因詢先生索隱一書概略。先生爲言。凡所徵引。皆本官私記載。有事實可佐。他日或當出版。余亦略舉所聞相質。先生許爲近理。迨後海上書肆。以先生是箸付印。流傳頗廣。石頭一記。至是始引起一般讀者。爲本事考證之注意。號爲紅學。首有王夢阮沈瓶外雨氏紅樓夢索隱之作。雖未的當。頗有興味。近如胡適之氏紅樓

夢考證。錢靜方氏紅樓夢考。俞平伯氏紅樓夢辨卷。魯迅氏（即同閨周樹人君）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。類皆博采羣言。詳語精擇。足發後人之蒙。其間有根據前人成說。而引伸足成之者。有推倒一切。自創異說者。有就書面觀察。不欲加以影事之推測者。有搜考成書。及出版時代者。甚至彼此主奴。互爲爭辯。迄爲聚訟公案。綜觀諸氏之說。自以蔡書爲能窺見作者深意。而胡氏駁之獨甚力。平心論之。蔡氏不免爲徐柳泉之說所拘。更引當時諸名士以實之。致多牽強。若胡氏竟指爲雪芹自述生平。則純乎武斷。反不如陳獨秀氏悉數推翻諸家影事之說。而純作言情小說觀之爲斬卻葛藤也。（見陳君紅樓夢新序）然使竟如陳君之說。廢棄本事。專觀情迹。則又何解於本書開宗明義。所謂「故將真事隱去」之言。是明明有真事在背影矣。後之讀者。又何忍抹卻作者深心。而以尋常小說等視之耶。茲故列舉所聞。取其近理者。佐以事實。加以折衷。以就正於當世之爲紅學者。中華民國第一丙寅歲春分前一日。

紅樓夢本事。諸說互異。就所聞見。列舉如后。

(二)有謂紅樓夢書中人。皆影當時名伶者。

樽散軒叢譚。紅樓夢。實才子書也。或言是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。巨家故間有之。然皆抄本。乾隆時。蘇大司寇家。因此書被鼠傷。遂付廠肆裝訂。坊賈藉以抄出付梓。世上始有刊本。惟止八十回。臨桂倪雲燿大令鴻言曾見之。其後四十回。不知何人所續。或謂高蘭墅所補。又謂無錫曹雪芹添補。皆無確據。洞庭王雪香先生。取此書加以評點。亦無出色。最可笑者。龍潭廣雲友批本。共數百條。泛論迂談。無理取鬧。謂欲表作者苦心。吾不信也。惟顧名思義一則。及說黛玉身子。是干淨無瑕。故不許其嫁而死。又說黛玉生日。打扮宛如嫦娥。演的新戲。葉珠記。說扮的是小旦嫦娥。因墮落人間。幾難完璧。幸經觀音點化。未嫁而死。以爲明明說到黛玉深處。又云。薛氏梨香院。後以居女優而讓出。旣爲教戲之所。得勿謂梨園耶。則薛氏可知。而寶釵愈可知。余謂梨香院卽隱寓梨園意。院與園同音。雲友此說。獨有

見到處。

按樗散軒叢譚一書。尙未考得作者姓氏。大約爲乾隆時人所著。此節從近年出版小橫香室主人編輯之清朝野史大觀轉錄。所云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。說最早。亦較可信。且因此可知程小泉高蘭墅付印活字版本以前。已有蘇司寇家流傳之坊肆初刻本矣。書止前八十回者。蓋爲曹雪芹增刪時最先脫稿。未成全書時之抄本。其後四十回。因雪芹成書較遲。未及加入耳。至以此書爲僅以優伶爲書中人物柱子者。直以品花寶鑑例視紅樓。淺之乎讀紅樓矣。倪雲壘鴻。箸有桐陰清話若干卷。

(二)有謂記金陵張侯家事者。

海昌黍谷居士周春松藹甫。紅樓夢隨筆第一章。紅樓夢記云。「乾隆庚戌。庚戌爲乾隆五十五年。在程高兩氏序印紅樓夢之前一年。」秋。楊畹畊語余云。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。一爲石頭記八十回。一爲紅樓夢一百廿回。微有異同。愛不忍釋手。監臨省試。必攜入

聞閩中傳爲佳話。時始聞紅樓夢之名。而未得見也。壬子冬。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。茲若賈以新刻本來。方閱其全。相傳此書爲納蘭太傅而作。余細觀之。乃知非納蘭。而敍金陵張侯家事也。憶少時見爵秩便覽。江寧有一等侯張謙。上元人。癸亥甲子間。聽父老談張侯家事。約略與此書相符。再證以曝書亭集池北偶談江寧通志隨園詩話張侯行述諸書。遂決其無疑。按靖逆襄壯侯勇。長子恪定侯雲翼。幼子寧國府知府雲翰。此寧國榮國之名所由起也。襄壯祖籍遼左。父通。流寓漢中之洋縣。既貴。遷於長安。恪定開閩雲間。後移家金陵。遂占籍焉。其曰代善者。卽恪定之子宗仁也。由孝廉官中翰。襲侯十年。結客好施。廢家貲百萬而卒。其曰史太君者。宗仁妻高氏也。建昌太守琦女。能詩。有紅雪軒集。宗仁在時。預埋三十萬於後園。交其子謙。方得襲爵。其曰林如海者。卽曹雪芹之父棟亭也。棟亭名寅。字子清。號荔軒。滿洲人。官江寧織造。四任鹽巡。曾則何以廋詞曰林。蓋曹本作曹。與林並爲雙木。作者。張字曰挂弓。顯而易見。於林曰雙木。隱而難知也。賈雨邨者。張鳴鈞也。浙江烏程人。康熙乙

末科官至順天府尹而罷。鳴謙先曾職、亦復正合。乃書中最著眼之人。其第二章紅樓夢評例、第三章紅樓夢約評、言黛玉卽碧玉之意、取儉嫁汝南之義、又言甄賈爲賈氏甄妃之意、又言錢竹汀宮詹云、金陵張侯故宅、近年已爲章攀桂所買、又言李紉爲李廷樞之女、江寧人。

按周氏此說。頗見新奇。然細按之。皆穿鑿影響。鮮有確證。聊備一說。可不深論。其書亦未出版。原寫本現藏吳迂氏。

(三)有謂紀故相明珠家事者。

浙人陳康祺郎潛二筆。(卽燕下鄉脞錄)記姜宸英典康熙乙卯順天鄉試獲咎事。因及其師徐柳泉時棟之說云。小說紅樓夢一書。卽記故相明珠家事。金釵十二。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。寶釵影高淡人士奇。妙玉卽影姜西溟宸英。妙爲少女。姜亦婦人之美稱。如玉如英。義可通假。妙玉以看經入園。猶西溟以借觀藏書就相府館。以妙玉之孤潔。而橫

羅盜窟。並被喪身失節之名。以先生之貞廉。而瘐死圜扉。且加以嗜利受賕之謗。作者蓋深痛之也。

俞曲園樾小浮梅閒話。紅樓夢一書。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。明珠子名成德。字容若。通志堂經解。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。卽其人也。恭讀乾隆五十一年上諭。成德於康熙壬子中式舉人。癸丑成進士。年甫十六。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。於書中所述頗合也。

錢靜方氏紅樓夢考。旣引用陳康祺俞曲園二說。更據納蘭容若所箸飲水詞抄中有「忘婦忌日有感金縷曲詞句云。此恨何時已。灑空塔。寒更雨歇。葬花天氣。」謂葬花二字卽從黛玉葬花一段故事脫卸而來。因斷定黛玉卽爲容若德配。其集中他作亦多賓從間酬贈之什。如南豐梁份及西溟質夫蓀友迦陵輩當皆在金釵之列。又飲水詞有滿江紅一闕。爲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棟亭。子清卽雪芹也。爲雪芹與容若有文字淵源之證。張維屏氏詩人徵略云。「賈寶玉卽容若也。紅樓夢所云。乃其髫齡時事。」

按此說雖非書中本事。然實出故家傳聞。且可證明爲康熙朝事。決非乾隆以後人所爲。蓋當時作者欲避免其敘述宮闈陰事。誹謗時政之迹。故特託之貴閥家事。以遠時忌。而當時貴閥首推明相。加以容若公子。風流文采。交游徧天下。乃爲此想當然之詞。然實開後人揣測附會之端。而不必徵實其說也。胡適氏紅樓夢考證。已力辨其非。最有力者。爲容若死時年三十二歲。時明珠方貴盛也。且錢氏以容若之友。蓀友迎陵輩。謂與容若夫人同列金釵。尤爲擬不於倫。無此情理。

(四)有謂刺和珅而作者

見譚瀛室筆記。(未詳作者姓氏)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引之。

按是說與記明珠家事說。臆想同出一途。不過託之明珠家事者。爲康熙時之傳言。妄意和珅家事者。爲嘉道後之理想。爾時朝士眼光。見如此繁華貴閥。非明和二氏不足當之。然康熙朝之爲此說。或含有爲是書輶晦之深意。乾嘉時之爲此說。則無甚意識矣。當日查抄和珅巨

案。驚動全國。而書中適有查抄之事。成其附會也。況和坤查抄。在嘉慶三年。而是書已流播於乾隆中葉。其謬不待辯矣。

(五)有謂藏識緯之說者。

見寄蝸殘賸。(未詳作者姓氏)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述及之。

按此說殊無意義。與太平閒人評本。附會大學正心誠意中庸明明德之說。同其腐繆。又金玉緣評語。謂明易象說更謬。

(六)有謂全影金瓶梅而作者。

近人合肥闕鐸霞初作紅樓夢抉微。悉以書中情節。影金瓶梅。以寶黛二人。爲影西門慶潘金蓮。餘亦多每事附合。

按此蓋以淫書視紅樓夢。而忘其卷首自居野史之意。故爲此不經之評論。然亦實被作者瞞過矣。惟被瞞者多。乃見此書之妙。

(七)有謂記清世祖董鄂妃故事者。

王夢阮沈瓶广合著之紅樓夢索隱。主張是說。其索隱提要云。「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。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。兼及當時諸王名女也。」又指董鄂妃爲卽秦淮舊妓。嫁爲冒辟疆襄姬人之董小宛。清兵下江南。掠董以北。入宮。有寵於世祖。封爲貴妃。立后不果。已而天逝。追封端謹皇后。世祖哀痛不已。乃遁跡五臺爲僧。而以大喪告天下。此書寶玉卽影順治帝。黛玉卽影小宛。(原書宛均作琬)世祖在位十八年。故寶玉十九歲出家。世祖自肇祖以來爲第七代。故寶玉言一子成佛。七祖昇天。又恰中第七名舉人。世祖諱章。故寶玉謚文妙真人。文章二字可暗射。小宛名白。故黛玉名黛。寓粉白黛綠之意。小宛蘇州人。黛玉亦蘇人。小宛在如皋。黛玉亦在揚州。小宛來自鹽官。黛玉亦來自巡鹽御史之署。小宛入宮。年已二十有七。黛玉入京。年止十三餘。恰得其半。小宛游金山寺。人以爲江妃踏波而上。故黛玉號瀟湘妃子。實從江妃二字得來。小宛姓董。董爲千里草。黛玉姓雙木林。其他如四

春姊妹之合况陳圓圓。王熙鳳之指清豫王多鐸。劉老老之爲劉嫗婦三秀。後嫁豫王者。夏金桂爲吳三桂妃。鴛鴦前半影李香君。後半影柳如是。柳五兒喻董年。小宛妹。薛蟠指吳三桂。賈赦賈政爲攝政二字之轉音。卽攝政王多爾袞影子。紅樓字影青樓。小宛圓圓等。皆自青樓來也。其餘印影之語尙多。

賓退隨筆（未詳作者姓氏）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。蓋暗指董妃逝世。清世祖傷感甚。遁五臺爲僧。語甚明顯。論者向無異詞。獨董妃卽冒辟疆姬人董小宛。則冒鶴亭廣生。辯之甚力。蓋小宛爲水繪園生色。不願爲他人奪也。讚佛詩「王母攜雙成。綠蓋雲中來。」又「可憐千里草。萎落無顏色。」屢點董氏。又「名山初望幸。啣命釋道安。預從最高頂。灑掃七佛壇。靈境乃杳絕。捫葛勞躋攀。路盡逢一峯。傑閣圍朱欄。中坐一天人。吐氣如旂檀。寄語漢皇帝。何苦留人間。煙嵐倏滅沒。流水空潺湲。回首長安城。緇素慘不歡。房星竟未動。天降白玉棺。惜哉善才洞。未得誇迎鑾。」蓋世祖幸五臺不返。祝髮爲僧。朝中以大喪告。所謂房星未

動言帝未崩也。又「澹泊心無爲。怡神在玉几。縱瀟蒼梧淚。莫賣西陵屐。」又「陛下萬年壽。妾命如塵埃。長恐成風去。舍我歸蓬萊。」等語。自古無悼亡遁世之帝王。必爲世祖而作。陳迦陵其年讀史雜感第二首。亦專指此事。曰董承嬌女。明指董妃。曰玉匣珠襦連歲事。茂陵應長並頭花。蓋言董妃卒。後世祖復以大喪告天下也。張公亮明弼董小宛傳。「年僅二十七歲。以勞瘁卒。其致疾之繇。與久病之狀。並隱微難悉。」蓋當時被掠。輾轉入宮。大被寵眷。用滿洲姓稱董鄂氏。辟疆卽以其被掠之日。爲其亡日也。非甚不得已。何至隱微難悉哉。本傳又云「辟疆舉家遁鹽官。屢瀕九死。姬不以身先。則願以身後。寧使賊得我。則釋君。」言外之意。隱約可思。又辟疆詩中。往往寓小鳥雙飛。大鵬奪去之慨。辟疆影梅廣憶語。追述小宛言動極詳。獨至疾時作何狀。永訣作何語。絕不一及。死後營葬。亦不詳書。又敍卜籤事。有到底誰知事。不諧之句。而云到底不諧。今日驗矣。小宛若以病歿。當作悼亡語。不當云到底不諧。今日驗也。又云。久客懷家。甫著枕。便夢還家。舉室皆見。獨不見姬。亟詢荆人。背余

淚下。余大呼曰。豈死邪。一慟而醒。姬亦以是夜夢人強之去。匿之幸脫。其人尙啗啗不休也。詎知夢真而詩讖咸來先告哉。按此當是實事。諱爲夢耳。梅邨題小宛像詩序曰。時遇漂搖。曰奔迸流離。曰苟君家免乎。勿復相顧。詞意閃爍。與張傳同。其詩則有「亂雲梳髻下妝樓。盡室倉皇過渡頭。鈿合金釵渾忘卻。高家兵馬在揚州。」蓋指高傑之禍。又「江城細雨碧桃邨。寒食東風杜宇魂。欲弔薛濤憐夢斷。墓門深更阻侯門。」若小宛病歿。則侯門作何解邪。又題董君畫扇詩。「可憐同望西陵哭。不在分香賣履中。」如非入宮。何來西陵賣履語邪。又「手把定情金合子。九原相見尙低頭。」蓋謂姬自傷改節。愧對辟疆也。又「珍珠十斛買琵琶。金谷堂深護絳紗。掌上珊瑚憐不得。卻教移作上陽花。」則意更明顯矣。龔芝麓題影梅廣憶語賀新郎詞云。「碧海青天何恨事。難倩附書黃犬。藉棋日酒年寬免。搔首涼宵風露下。羨煙霄破鏡猶堪展。雙鳳帶。再生剪。」所云碧海青天。附書黃犬。破鏡堪展。皆慰生別語。非慰悼亡語。董妃之爲小宛。證佐甚繁。故老相傳已如此。鶴亭爲水繪園舊主。

必欲辯訟。恐未必能勝耳。

又曾見某筆記載。自小宛入宮。辟置排百難。走京師。百方求通訊。不可得。因作影梅廣憶語。以自遣。其時梅邨芝麓皆在京。詩詞贈慰。蓋其時也。

按清世祖出家。及小宛被掠事。徵之諸家紀載。似已證實。惟董鄂妃是否即爲小宛。世祖與董鄂妃事。是否即爲紅樓夢書中影事。尙屬疑問。即使截然兩事。然如此艷情。出帝王家。亦足使小說家有合併附會之機會。近時孟莚孫君森。作董小宛考。力辨小宛之非董鄂。持之雖亦有理。但謂小宛年長世祖且倍。以證其非董鄂。說則殊疏。夫真色後雕。夏姬不老。孰謂三十許人。即不能邀十五六齡天子之寵眷耶。況小說慣例。不必盡拘事實。期成信史。每得新奇可喜之材料。加以點綴及附會。以引起閱者興趣。不能盡如孟君概以道德繩之也。王氏索隱。亦尙有自成一說之價值。惟紅樓一書。作者既自命爲野史。則必依據本事。傳信後世。必不肯以尋常小說家苟且附會出之。且因其筆墨之精妙。可知其識解之卓越。決非止爲言情之作。必更